叅定朱子語類経説

三

漢書門 類 九四〇九 號 一七 函 二 架 二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〇九 號 二六八 函 一一七 架 二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12)
函號 298 253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三

論語下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一則

問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不專指此、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收煞、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內用眞紅、事事

內閣文庫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如此如何收煞、

閔子侍側章　二則

問子路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而可仕、曰、然、但誤處不在致死之時、在委贄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疑而問之、有思量、子路則麄率○

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只緣以仕爲急、遂從其惡

子路使子羔章　一則

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季氏知尊敬之、曰、不當仕時、便尊敬也不仕、若是箇賊來尊敬還從他不從、他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正欲共他理會在、

子路曾晳章　七則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意相近否、曰、顏子較

恬靜無許多事。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按曾點亦不曾說我樂但顏子只認真用工夫並不曾道及光景遊眺）

所謂天理流行。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暮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說出來。

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意思相似。這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此意。

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纔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

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

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

曾晳不可學、學他便會狂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

曾子是一步步踏實去做、聞一貫、亦只是唯而已、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去、臨死尚曰、吾知免夫、依舊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

顏淵篇

顏淵問爲仁章 十六則

問克己工夫、全在克字上、蓋就發動處克將去、必

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分、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用力、不成只打瞌睡懵懂、待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恰好著精細工夫、聖人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

私。可也。却不曾復得禮。只見得空底。人若但知克已。則下梢必墮於空寂。

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于此處渾全是禮、則是仁、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

問如此則克已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

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一分人欲去、便復得一分天理來、

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却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不可謂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此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底。都只把做人欲斷定。

私欲之難克、有不奈他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聽如此類工夫却難

伊川言敬則無己可克孔門只有箇顔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

呂與叔説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説雖好然夫子説底是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方克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克己銘只説得一邊

克己復禮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

問顔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顔子是進歩與之斷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淸野截斷路頭顔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只是一箇

道理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爲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與克伐怨欲不行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自然也須著禁制到熟後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然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爲耳眼前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然去做若於眼前識得底不肯去做便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

若不從明白底做將來這細密底又如何得會自見

問天下歸仁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集注却云天下之人皆與其仁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説今却從伊川説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巳復禮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

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做出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艸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巳事

仲弓問仁章 三則

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知終從知處說來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巳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仲弓只是據見成本子做不問前一截了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使某答之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果能如此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任不得了

問巳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人

所欲先生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盡已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私心若其眞心旣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足食足兵章 一則

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章 一則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自別文固不可無還當以質爲本

子路篇

衛君待子章二則

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只是說與他。令自爲去就。亦難爲追逐之。

問衛君用孔子、孔子若旣爲之臣、胡氏之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孔子決不爲之臣矣。

誦詩三百章一則

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鄙俚之事、君子耳目所不及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讀誦諷詠、如是爲善、如是爲惡、待施以治人、如是當賞、如是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問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苟有用我章一則

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方做自家底。便財足兵强、教行民服、按一年以前雖革前人之弊、已之設施作用亦即在爲除苛必布澤革故必鼎新難以一年三年之間分截人我

君子泰而不驕章　一則

漢高有箇麄麄底泰而不驕。雖胡亂罵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自恃欺負人底意思。

善人教民七年章　一則

向來因有賊盜之害、嘗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一箇計畫、因賊散不行、後來思之、若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這裏人已是殺人底、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温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理會農務生計、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患。按古者人人習兵依舊人人是農後來派定一人習兵卽不肯復歸耕矣便有好鬬好飲酒之患

憲問篇

憲問恥章 一則

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如舊日秦檜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似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死、用爲臺諫、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於國家大計、無所建立、所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至好人。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須是以孝弟爲本。又能克其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

克伐怨欲章 六則

克伐怨欲不行、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絶矣。

不行則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有這物在裏、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剋除、問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才感物、便發出來、如何除得、曰當其發時、便剋除去。剋除熟後、自然會無。才發便剋。自到熟處。

不行是禁制之、未能絶去根苗、但要見得絶去根

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功夫是如何、

克伐怨欲須要無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

問莫是見得人已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巳當爲則矜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怨欲之心自無、曰固是、然巳是第二著、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亦是第二著、若見得本來道理、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共只自家身巳上是勝箇甚麼伐箇甚麽怨欲箇甚麽

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去之、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巳、問眞知者、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不是要就克伐怨欲上知得到只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見得大道理要去求勝做甚矜夸他人做甚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見得大處分明這

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却似只要不爲。不理會有爲一節。

南宮适問章　一則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夫子所以不答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

曰此意思較好

或問子產章　一則

問管仲功可揜過否先生久之曰論語這般處。說得不分曉。大抵後十篇不及前十篇如子路問成人處說得也麄

陳成子章　一則

討陳恒事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

問程子云左氏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

子之言、曰、聖人舉事也不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也。須事勢可行。但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不專主此也。

子路問事君章　一則

問勿欺也而犯之。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其實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

君子上達章　一則

小人下達、今人錯做一件事、錯說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便是究乎汚下。

或曰以德報怨章　四則

有德於我、自合饒潤他些、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自罰之。

所以怨有不讎德無不報若以德報怨却是著意要饒他如呂晦叔曾受辱於賈昌朝後呂爲相適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背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

以直報怨如其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

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也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人免得人只管來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捷鬬打幾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

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權其輕重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可依公問蘇章夜與故人飲

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成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慇懃手簡、

莫我知也夫章　三則

不怨天、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問莫我知也夫、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如、何、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夫子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說話。不喚不響。自在這裏、理會。如水無石、如木無風、帖帖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道理與天相似也。

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是子貢有堪說這道理模樣然孔子說了子貢又無以承之只曉得箇頭耳

公伯寮愬子路章　一則

孔子以道之興廢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道只是有廢與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賢者避世章　一則

隱者才德亦有高下長沮桀溺之徒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大抵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無道則隱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去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總須見幾而作也

子擊磬章　一則

荷蕢聞磬聲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泉州醫僧妙

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有甚病
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
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葢其精誠篤至所以能
知

子路問君子章　四則

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
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
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
得安

上下一於恭敬聖人之敬薰天炙地不是獨修於
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

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

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非容易道得是他曾
因此出些聰明睿智來

衛靈公篇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章　二則

聖人實是博學多識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聖人

之所以聖、不在此、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者、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永嘉有一相識、只管考制度、却不理會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擇乎中庸、是不會學、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是禪家說話、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

志士仁人章 一則

問死生是大關節、工夫却不在臨時、須是日用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方打得透、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

顏淵問爲邦章 一則

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日用

問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本領甚熟只三代制度却不甚曾說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做此否曰是

吾之於人章　一則

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三代蓋以直道行之於民班固作景帝贊引此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蓋謂民無古今秦網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知及之章　二則

知仁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意思闒闒翣翣自不足以使人敬便是未善處但須先有知仁做根本方好去點檢其餘

動之不以禮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禮字歸在民身上如

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民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按知仁莊蒞之主其持身感民豈復有非禮之事惟使使民凡有所舉動須有禮存乎其間蓋欲使海內悉爲知禮之民此即新民止於至善處故雖知仁莊蒞之後猶或有未盡耳

季氏篇

侍於君子章一則

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説得好但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亦可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説將去

君子有三畏章一則

三畏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

有淺深、纔知些道理。到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曰、就他淺深中、各自有不容已於畏者、

君子有九思章　二則

視會明、聽會聰、也只就視聽上理會去。如有一件可喜之物在前、便要看、這便被他蔽了、須知有箇義理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所謂視遠惟明。仁義忠信之言、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并閒說。莫教入耳。所謂聽德惟聰。

聖人教人、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內外夾持起來、積累成熟、方無些子滲漏、

陽貨篇

公山弗擾章　四則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就齊魯東方做起、如周何、曰看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嚮合處、亦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

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按聖人王意早定天人之機勢早明豈亦如他人臨時裁奪、耶明言東周正欲爲周地也非王魯、而使周賓也問孔子猶說周、至孟子都不說了、曰、當時六國勢均力敵、猶說周至孟子都不知孟子如何做、想也須滅一兩國、方做得、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此亦原不是殺不辜行不義、我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水火○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作用如此○後世都不然、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當初劉琮孱弱○若乘此

時○明其將爲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臨了、却涬涬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教他先取荊州、他却不從、唐太宗殺諸盜、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可笑、負些子曲、更撞頭不起、若漢高祖之起、則不同、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

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只取他濟世安民這意思却多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他改過自新而已曰聖人自不可測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弗擾爲季氏臣不當畔季氏勸令改過臣順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做時須驚天動地

夫子墮三都亦是瞞著三家做如季氏已墮術中及圍成公斂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當時孟氏最弱叔季爲强强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因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然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蓋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覊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陽貨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視大夫專命以爲固然

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便休曰不久

夫子亦去魯矣、若使久爲之、須別有道理。

子張問仁章　一則

問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曰、不敏於事、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

佛肸召章　一則

謂聖人泊然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戚戚無聊、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公山佛肸之召、是他當時有這些好意來

接聖人。聖人亦接他些好意思。所以欲往、待重理過一番。他終是不好人、所以終於不去。若陽貨全無善意。願見時便已不好。故亦不能略感聖人。

子欲無言章　一則

予欲無言、非是言不能盡。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

所以不消得說。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二則

微子、商之元子、商亾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箕子所處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心却守得定、

柳下惠爲士師章 一則

柳下惠三黜不去、便是和處、他瑩然處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子路從而後章 一則

纔說義、便是合去就、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單說要出仕爲行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二則

執德須弘、不可謂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旣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不可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濶著得在。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不能容人、自家亦不能容、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博學而篤志章 一則

程子說近思、以類而推、只是就近推將去、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著、縱然說得、也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三則

理無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教人有序也、

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這是粗底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那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

子言孟莊子之孝章　一則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便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爲難能、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一則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孟子經說卷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